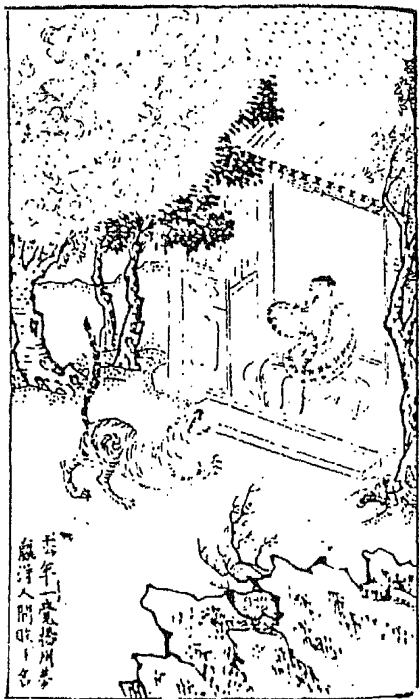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去年一歲揚州夢
蘇洋人間歌一也

一、此段文字有誤
一、此段文字不詳
一、此段文字不詳
一、此段文字不詳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長安

想多情少宜求道

想少情多易入迷

總是七情難斷滅

愛河波浪更堪悲

話說隋文帝開皇年間長安城中有個子弟姓杜，雙名子春，渾家韋氏，家住城南。世代在揚州做鹽商營運，真有萬萬貫家資，千頃田地。那杜子春倚靠着父祖資業，那曉得稼穡艱難。目又生性豪俠，要學那石太尉的奢華，未嘗君的氣象。宅後造起一座園亭，重價描取名花異卉，巧石奇峰，粧成景致。曲房深院

子弟
切須省服

中置買歌兒舞女，艷妾妖姬，居于其內，每日開宴，因
中廣召賓客，你想那揚州，乃是花錦地面，這些浮浪
子弟，輕薄少年，却又儘多，有了杜子春，恁樣撒漫財
王，再有那個不來，雖無食客三千，也有幫閒幾百，相
交。了。這。班。無。藉。肯。容。你。在。家。受。用。不。成。少。不。得。引。誘
到。外。邊。游。蕩。杜。子。春。心。性。又。是。活。的。有。何。不。可。但。見
輕車怒馬，春陌游行，走狗擎鷹，秋田較獵，青樓買
笑，繾頭那惜千緡，博局呼盧，一擲常輸，十萬盡船
蕭管恣意逍遙，選勝探奇，任情散誕，風月場中都
總管烟花寨內大主盟。

杜子春將銀子認做沒根的如土塊一般揮霍那奉
氏又是捐得水出的女兒家也只曉得穿好喫好不
管閒帳看看家中金銀搬完屯鹽賣完手中乾燥央
人四處借債揚州城中那個不曉得杜子春是個大
財上纔說得聲東也拉來西來送至又落得幾時脾
胃利得漫處借時便去賣田園貨屋宅那些債主見
他產業搖動都來取索那時江中蘆洲也去了海邊
鹽場也脫了只有花園住宅不舍得與人到把衣飾
器皿變賣他是用過大錢的這些少銀兩猶如喫碇
炮茶頃刻就完了你想杜子春自幼在金銀堆裡滾

大起來使滑的手若一刻沒得銀用便過不去。難道用完了這項却就罷休不成。少不得又把花園住宅出脫。大凡東西多的時節便覺用之不盡。若到少來偏覺得易完。賣了房屋身子還未搬出銀兩。早又使得乾淨。那朋友見他財產已完。又向旺處去了。誰個再來施奉。就是奴僕見家主弄到恁般地位。贖身的贖身。逃走的逃走。去得半個不留。姬妾女婢。亦致的准了債。去粗盡的賣來用度。也各自散去。託卑卑刻得夫妻二人。搬向幾間拉脚屋裡居住。漸漸衣服凋敝。米糧欠缺。莫說平日受恩的不來看。親他就是

壯子春自己也無顏見人餘在家中正是

林頭黃金盡

壯士無顏色

壯子春在揚州做了許多時豪傑一朝狼狽再無面目存坐得住悄悄的歸去長安祖居投托親戚元來杜陵韋曲二姓乃是長安巨族宗支十分蕃盛也有為官作宦的也有商賈經營的排家都是至親至戚因此子春起這念頭也不指望他資助若肯借貸便好度日豈知親眷們都道子春濫天家計畫皆弄完是倒敗子借貸與他斷無還日為此只推著沒有並無一兩應承便十二分至感情不可却也有周濟些

的怎當得子春這個大手段，就是熱鍋頭上，還煮一點水，濟得甚事？好幾日沒飯得飽吃，東奔西趕，及回頭腦，偶然打向西門，經過時值十二月天，魚大雪，初晴，寒威凜烈，一陣西風，正從門圈子裡刮來，身上又無綿衣，肚中又餓，刮起一身雞皮，栗子扎不住的寒顫，嘆口氣道：我杜子春，豈不枉然？平日學這許多好親好眷，今日見我淪落，便不禮我，怎麼受我思的也。做這般模樣，要結那親眷，何用？要施那仁義，何用？我杜子春也是一條好漢，難道就沒再好的日子？正在那裏自言自語，偶有一老者從旁經過，見他嘆氣，便

立住脚問道郎君爲何這般長嘆杜子春看那老者
生得

童顏鶴髮碧眼鷹眉聲似銅鐘鬚如銀線戴一頂
青絹唐巾披一領茶褐道袍腰繫絲絛脚穿麻履
若非得道仙翁定是修行長者

杜子春這一肚子氣惱正莫發脫處遇着這老者來
問就從頭備訴一遍那老者道俗語有云世情看冷
暖人面逐高低你當初有錢是個財主人自然趨奉
你今日無錢是個窮鬼便不禮你又何怪哉錢債如
此天不生無錢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難道你這般

一瓜便是
十倍者

漢子世間就沒個慷慨仗義的人。周濟你的只是你
目下麵糧。幾子幾何錢勾用度。子春道：「只三百兩足
矣。」老者笑道：「骨你好大手段。這三百兩轉得甚事。再
說多些。」子春道：「三千兩。」老者搖手道：「還要增些。」子春
道：「若得三萬兩。」我依舊到銀州去做財主了。只是誰
討這般好施主。老者道：「我老人家豈不甚富。却也一
生專行好事。便助你三萬兩。」袖裡取出三百個錢。遞
與子春。聊備一飯之費。明日午時可到西市波斯館
裏會我。郎君勿悞。那老者說罷。徑一直去了。子春心
中暗喜道：「我終日求人一個。倒不肯周濟。只道『一食

1. 尚是不知
你括的声

餓死誰知遇着這老者發個善心一送便送我三萬兩豈不是天上吊下來的造化如今且將他贈的錢買些酒飯吃了早些安睡明日午時到波斯館裡領他銀子去走向一個酒店中把三百錢都先通與主人家放開懷抱吃個醉飽回至家中去睡却又想道我杜子春聰明一世情懂片時我家許多好親好眷尚不禮我這老者素無半面之識怎麼就肯送我銀子況且三萬兩不是當耍的便作石頭也老重一塊量這老者有多大家私便把三萬兩送我若不是見我嗟嘆特來寬慰我的必是作耍我的怎麼信得他

楚人來信
優待語却
又聰明

明日一定是、不該去、却又想道、我細看那老者、倒象、
個至誠的、我又不曾與他求乞、他沒有銀子送我、便、
罷了、說那謊話、怎的難道是捨真財、調假謊、先送我、
三百個錢、買這個謊、說明日一定是該去、去也是不、
去、也是想了一會、笑道、是了、是了、那裡是三萬兩銀、
子、敢只把三萬個錢送我、總是三萬之數、也不見得、
俗諺道、得好饑時、一口勝似飽時、一斗便是三萬個、
錢、也值三十多兩、勾我好幾日用度、豈可不去、子春、
被這三萬銀子在肚裡打攪、整整一夜、不曾得睡、巴、
到天色將明、不想精神困倦、到一覺睡去、及至醒來、

早已日將中了，忙忙的起來梳洗。他若是個有見識的，昨日所贈之錢，還留下幾文，到這早買些點心吃了去也。奸只因他是使溜的手兒，撒漫的性兒，沒錢便煩惱，及至錢入手時，這三百文，又不在他心上了。況聽見有三萬銀子相送，已喜出望外，那里算計至此。他的肚皮兩日到，餓服了，却也不在心上。梳髮完了，臨出門，又笑道：「我在家也是閒，那波斯館又不多，遠做我幾步氣力不着，便走走去何妨？若見那老者，不要說起那銀子的事，只說昨夜承賜銅錢，今日特來相謝大家心照，豈不美哉？」元來波斯館都是四夷

進貢的人在此販賣寶貨無非明珠美玉文犀瑞石
動是上千上百的價錢叫做金銀窠裡子春一心想
着要那老者的銀子又怕他說謊這兩隻腳雖則有
氣沒力的一步步蕩到波斯館來一雙眼却緊緊望
那老者在也不在到得館前正待進門恰好那老者
從裡面出來劈頭撞見那老者嘆道郎君爲甚的與
約我在辰時到此漸漸的日影殘西還不見來好守
得不耐煩你豈不曉得秦末張子房曾遇黃石公於
圮橋之上約後五日五更時分到此傳授兵書只因
子房來遲又約下五日直待走了三次半夜裡便去

等侯方纔傳得三畧之法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封
爲留侯我。便不如黃石公。看你怎做得張子房。敢是
你疑心。我沒銀子。把你麼。我何苦討你的疑心。你且
回去。我如今沒銀子了。只這一句話。嚇得子春面如
土色。懊悔不及。恰像折翅的老鵲。兩隻手不覺直掉
了下去。想道。三萬銀子到手快了。怎麼恁樣沒福到
了。熟睡。了去。弄至這時候。如今他却不肯了。又想道。他
若也。像黃石公。肯再約日子。情願隔夜打個鋪兒。睡
在此。個。候。又想道。這老官兒。既有心送我銀子。早晚
總是一般的。又弔什麼古今論什麼故事。又想道。還

是他沒有銀子，故把這話來遮掩。正在胡猜亂想，那老者恰像在他腹中走過一遭的，便曉得了。乃道：「我本待再約個日子也，等你走幾遭兒，則是你疑我道：『一定沒有銀子，故意弄這腔調。』罷罷罷，有心做個好事，何苦又要你走？可隨我到館裡來。子春見說，原與他銀子，又像一個跳虎，揆着關掖子，直豎起來。急急鬆跟着老者，徑到西廊下第一間房內，開了壁厨，取出銀子，一刻都是五十兩一個元寶，大定整整的六百個，便是三萬兩，還在子春面前，精光耀目。說道：「你可將去，再做生意，只不要負了我相贈的一片意思。」

你道杜子春好不莽撞也不問他姓甚名誰家居那
里剛剛拱手說得一聲多謝多謝便領三十來個脚
夫竟把銀子挑回家去杜子春到明日絕早就去買
了一匹駿馬一付鞍轡又做了幾件時新衣服便去
誇耀衆親眷說道據着你們待我我已餓死多時了
誰想天無絕人之路却又有做方便的送我好幾萬
銀子我如今依舊往揚州去做鹽商待來相別有一
首感懷詩在此請政詩云

九叩高門十不處

耐他凌辱耐他憎

如今騎鶴揚州去

莫問腰纏有幾星

那些親眷們，一向諷笑杜子春這個敗子，豈知還有發跡之日。這些時，見了那首感懷詩，老大的好沒顏色。却又想道：長安城中，那有這等一捨便捨三萬兩的大財主？難道我們都不曉得，一定沒有這事。也有說他祖上埋下的銀子，想被他掘着了，也有說道：莫非窮極無計，交結了響馬強盜頭兒，這銀子不是打劫客商，的便是偷竊庫藏的，都在半信半不信之間。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子春那銀子裝上幾車，出了東都門，逕上揚州而去。路上不則一日，早來到揚州。宋種澤舉韋氏，迎着道：看你氣色，這般光彩，行李又這

般沉重多分有些錢鈔，但不知那一個親眷借貸你的。子春笑道：銀倒有數萬，却一分也不是親眷的。係細將西門下歎氣波斯館，假贈銀的情節說了一遍。韋氏便道：世間難得這等好人，可曾問他甚麼名姓？等我來生也好報答他的恩德。子春呆了，一餉說道：其時我只看見銀子，連那老者也不看見，竟不會問得我如今講記你的言語。倘或後來再贈我的銀子時節，我必先問他名姓，便了。那子春平時的一起賓客，聞得他自長安還後，帶得好幾萬銀子來，依舊做了財主，無不趨奉，似蠅蟻附一般，因而揠撮他。

重、粧、氣、象、再、整、風、流、只、他、是、使、過、上、百、萬、銀、子、的、這、
三、萬、兩、能、勾、幾、時、揮、霍、不、及、兩、年、早、已、罄、盡、無、餘、了、
漸、漸、的、賣、了、馬、騎、躡、賣、了、驢、步、走、熬、枯、受、淡、度、過、日、
子、豈、知、坐、吃、山、空、立、吃、地、陷、終、是、沒、有、來、路、日、久、歲、
長、怎、生、捱、得、悔、道、千、錯、萬、錯、我、當、初、出、長、女、別、親、眷、
之、日、送、什、麼、感、懷、詩、分、明、與、他、告、絕、了、如、今、還、有、甚、
嘴、臉、好、去、干、求、他、便、是、干、求、料、他、也、決、不、禮、我、弄、得、
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教、我、怎、處、韋、氏、道、倘、或、前、日、
贈、銀、子、的、老、兒、尚、在、再、贈、你、些、也、不、見、得、子、春、冷、笑、
道、你、好、痴、心、妄、想、知、那、老、兒、生、死、若、何、貧、富、若、何、怎

麼還望他贈銀子只是我那親戚都是膾肺骨肉到底割不斷的常言傍生不如傍熟我如今沒奈何只得還至長安去求那親眷正是

要求生活計

難惜臉皮羞

杜子春重到長安好不卑詞屈體去求那親眷豈知親眷們如約會的一般都說道你還去求那頂尖的大財主我們有甚力量扶持得你起只這令言令語帶譏帶訕的教人怎麼當得險些把子春一氣一個死忽一日打從西門經過劈面遇着老者子春不勝感愧早把一個臉都掙得通紅了那老者問道看

你氣色像個該得一注橫財的，只是身上衣服怎麼這般藍縷，莫非又消乏了？子春謝道：「多蒙老翁送我三萬銀子，我只說是用不盡的，不知畧撒漫一撒漫，便沒有了。想是我流年不利，故此沒福消受。以至如此。」老者道：「你家好親好眷，備滿長安，難道更沒周濟你的？」子春聽見說親眷周濟這句話，兩個眉頭就攢做一堆。答道：「親眷雖多，一個個都是一錢不舍的，慳吝鬼，怎比得老翁這般慷慨？」老者道：「我如今本當再贈你些，纔是。只是你三萬銀子不勾用得兩年，若活了一百歲，教我那里去討那百多萬贈你？休怪休怪。」

把手一拱望拜去了。真是

須將有日思無日

沐想今人似昔人

那老者去後，子春嘆道：「我受了親眷們許多訕笑，怎麼那老者最哀憐我的，也發起說話來，敢是他硬做好漢，送了我三萬銀子，如今也弄得手頭乾了。只是除了他教我，再望着那一個搭救，正在那里自言自語，豈知老者去不多遠，却又轉來說道：「人家敗子也儘有，從不見你這個敗子的頭兒。三萬銀子恰像三個銅錢，要娶眼就弄完了。論起你恁樣會敗本，不該周濟你了。只是除了我，再有誰周濟你的？你依舊饒

寒而死却不在。前一番功果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急。還只是廢我幾兩銀子，不着救你這條窮命。袖裡又取出三百個銅錢，遞與子春道：「你可將去買些酒飯吃。明日午時，仍到波斯館西廊下相會。」既道是三萬銀子，不勾用度。今次須送你十萬兩，只是要早來些。莫似前番，又要我等。你且莫說那老者發這樣慈悲心，送過了三萬，還要送他十萬，倒也虧。杜子春好一副厚面皮，明日又去領受他的當下子春見老者不但又肯周濟，且又比先反增了七萬喜。出望外，雙手接了三百銅錢，深深作了個揖，起來舉。

舉手大踏步就走。一直徑到一個酒店中，依然把三百個錢做一塚兒。先遞與酒家，走上酒樓，揀副座頭坐下。酒保把酒餚擺將過來。子春一則從昨日至今，還沒飯在肚裡。二則又有十萬銀子到手，歡喜過望，放下愁懷，恣意飲啖。那酒家只道他身邊還有銅錢，頃飯案酒流水搬來。子春又認做是三百錢內之物，並不推辭，盡情吃個醉飽。將剩下東西都賞了酒保。那酒保們見他手段，來得大落，私下議道：這人身上便褻褻到好個撒漫。主領子春下樓向外便走。酒家道：弄明了酒錢去。子春只道三百錢還吃不了，乃道：

餘下的賞你罷。不要弄了。酒家道這人好混帳。吃過了許多東西。到說這樣冠冕話。子春道這却不干我事。你自送我吃的。徹身又走。酒家上前一把扯住道。說得好自在。難道弄多些。也是送你吃的。兩下爭嚷起來。旁邊走過幾個隣里相勸。問吃透多少。酒家把帳一算。說還該二百子春呵呵大笑道。我只道多吃了幾萬恁般着忙。原來止得二百文。乃是小事。何足爲道。酒家道正是小事。快些教了。撒開子春道却恨今日帶得錢少。明日送來還你。酒家道認得你是那箇却除與你。杜子春道長安城中誰不曉得我城南

杜子春是個大財主，莫說這二百文，再多些，決不少。你的若不相托，寫個票兒在此，明日來取，衆人見他自稱爲大財主，都忍不住笑，把他上下打料，內中有一個聞得他來歷的，在背後笑道：「原來是這個敗子，只怕財主如今輪不着你了。」子春早又聽見，便道：「老丈，休得見笑。今日我便是這個嘴臉，明午有個相識，送我十萬銀子，怕道不依舊做財主麼？」衆人聞得這話，一發都笑倒了。齊道：「這人莫不是風了？」天下那有送十萬銀子的相識？在那里酒家道：「我也不管你十萬廿萬，只還了我二百錢走路。」子春道：「要便明日多賞。」

了你兩把今日却一文沒有酒家道你是什麼爲人
吃了東西不肯還錢當胸揪住却待要打子春正捧
脫不開只聽有人叫道莫要打有話講理分開衆人
推身進來子春睜睛觀看正是西門老者忙叫道老
翁來得恰好與我評一評理老者問道你們爲何揪
住這位郎君厮鬪酒家道他吃透了二百錢酒却要
白賴故此取索子春道承老翁所贈三百文先付與
他然後飲酒他自要多把東西與人吃于我甚事今
情願明日多還他些執意不肯反要打我老翁你且
說誰個的理直老者向酒家道既是先交錢後飲酒

三杯得何
不別次

如何多把與他吃。這是你自己不是。又對子春道：你
在窮困之鄉，也不該吃這許多。如今通不許多說。我
存得二百錢在此，與你兩下和了罷。袖裡摸出錢來，
遞與酒家。酒家連搗多謝。子春道：又蒙老翁周全，無
可爲報。若不相棄，就此小飲三杯。奉酬何如。老者微
微笑道：不消得。改日擾你罷。向衆人道：聲請了，原儀
轉身而去。子春也自歸家。這一夜，子春心下想道：我
在貧窘之中，並無一個哀憐我的。多虧這老兒送我
三萬銀子。如今又許我十萬，就是今日。若不遇他來，
周全豈不受這酒家的囉。明日到波斯館裡，其說

有銀子就做，沒有也不可，不去，况他前次既不說，
難道如今却又弄說不成，巴不到明日一徑的投這
斯館來，只見那老者已先在彼依舊引入西廊下房
內，搬出二千個元寶錠，便是十萬兩，交付子春收訖，
叮囑道：這銀子難道不許你使用，但不可一造的用
盡了，又來尋我子春，謝道：我杜子春若再敗時，老翁
也，不必看覷我了，即便領了車馬，將銀子裝上，向老
者叫聲，聒噪，押着而去。元來偷雞，猶兒到底不改性
的，剛剛批得銀子到家，又早買了鞍馬，做了衣服，去
辭別那衆親眷，說道：多承指示，教我夫家那大財主，

果然財主手段，畧不留難，又送我十萬銀子。我如今有了本錢，便住在城中，也有坐位了。只是我扯子春天生敗子，豈不玷辱列位高親？不如仍往揚州與鹽商合夥，到也穩便。這個說話，明明是帶着刺兒的。那親眷們却也受了子春一場嗔氣，敢怒而不敢言。且說子春整備車馬，將那十萬銀子，載的載，馱的馱，徑往揚州。韋氏看見許多車馬，早知道又弄得些銀子回來了，便問道：「這行李莫非又是西門老兒資助你的？」子春道：「不是那老兒，難道還有別個？」韋氏道：「可曾問得名姓？」子春睜着眼道：「哎呀，他在波斯館裡，像」

出十萬銀子時節，明明記得你的分付，正待問他，却被他婆兒氣，再四叮囑我好做生理，切不可浪費了。我不免回答他幾句，其時一地的元寶錠，又要領車，領馬，看他裝載，又要照顧地下，忙忙的收拾不迭，怎討得閒工夫，又去問他名姓，雖然如此，我也甚是懊悔。萬一我杜子春舊性發作，先用完了，怎麼又好求他，却不是天生定該餓死的。幸氏笑道：你今有了十萬銀子，還怕窮哩。元來子春初得銀子時節，甚有做人家的意思，及到揚州，豪心頓發，早把窮愁光景盡皆忘了。莫說舊時那班幫與不幫敗的朋友，又來

攬哄只那韋氏出自大家不把銀子放在眼裡的意
只圖好看聽其所為真個銀子越多用度越廣不上
三年將這十萬兩蕩得乾乾淨淨倒比前次越窮了
些韋氏埋怨道我教你問那老兒名姓你偏不肯問
今日如何子春道你埋怨也沒用那老兒送了三萬
又送十萬便問得名姓也不好再求他了只是那老
兒不好求親眷又不好求難道杜子春便是這等坐
守死了我想長安城南祖居儘值上萬多銀子衆親
眷們都是圖謀的我既窮了左右沒有面孔在長安
住還要這宅子怎麼常言道有千年產沒千年坐不

如將來變賣且作用度，皆得靠着米囤却餓死了。這叫做杜子春三入長安，豈不是天生的一條的癩瘻，有詩爲證。

莫恃黃金積滿塔

等閒費盡幾時來

十年爲杖成何濟

萬里投人誰見哀

却表子春到得長安，甬不去求衆親眷，連那老兒也怕去見他，只住在城南宅子裡，論了幾個有名的經紀，將祖遺的廳房土庫幾所，下連基地，時值價銀壹萬兩，二面議定，親筆填了文契，托他絕賣，只道這價錢是甕中捉鱉，手到拿來，豈知親眷們量他窮極故

意要死他的貨，倘不肯買，那經紀都來回。子春嘆道：我杜子春直恁的命低，似這寸金田地，偏有賣主，沒有受主，敢則經紀們不濟，還是自家出去尋個頭腦。剛剛到得大街上，早望見那老者在前面來了，連忙的躲在衆人叢裡，思量避他。豈知那老者却從背後一把拽住袖子，叫道：「郎君好買心也！只這一聲羞得杜子春再無容身之地。」老者道：「你全不記在兩門嘆氣之日乎？老夫雖則涼薄，也曾兩次助你好幾萬銀子，且莫說你怎麼樣殺我，難道噫也唱不得一個見了我到躲了去，我何不把這銀子杓在水裡也拜。」

地。的。響。一。聲。子。春。謝。罪。道。我。杜。子。春。卑。只。不。會。做。人。
家。心。肝。是。有。的。寧。不。知。感。老。翁。大。恩。只。是。兩。次。銀。子。
都。一。造。的。蕩。廢。望。見。老。翁。不。勝。慚。愧。就。恨。不。得。立。時。
死。了。以。此。躲。避。豈。敢。負。心。那。老。者。便。道。既。是。這。等。財。
你。回。心。轉。意。肯。做。人。家。我。還。肯。助。你。子。春。道。我。這。一。
次。若。再。敗。了。就。對。天。設。下。個。誓。來。老。者。笑。道。誓。倒。不。
必。設。你。只。把。做。人。家。的。勾。當。說。與。我。聽。着。子。春。道。我。
祖。上。遺。下。海。邊。上。鹽。場。若。干。所。城。裡。城。外。衝。要。去。處。
店。房。若。干。間。長。江。上。下。蘆。洲。若。干。里。良。田。若。干。頃。極。
是。有。利。息。的。我。當。初。要。銀。子。用。都。爛。賤。的。典。賣。與。人。

子春約道
明日午時到波斯館裡來會我

了。我若有了銀子，盡數取贖回來，不消兩年，便可致富。然後興建義庄，開闢義冢，親故們羸老的，養膳他；幼弱的，撫育他；孤孀的，存恤他；流離顛沛的，拯救他；屍骸暴露的，收埋他。我于名教復圓矣。老者道：你既有此心，我依舊助你。便向袖裡一摸，却又摸出三百個錢，遞與子春。約道：明日午時到波斯館裡來會我。再早些便好。子春因前次受了酒家之氣，今番也不去吃酒，別了老者，一徑回去。一頭走，一頭思想道：我杜子春天生莽漢，幸遇那老者兩次贈我銀子，我不曾問得他名姓，被妻子埋怨一個不了。如今這次須

不可不問，只待天色黎明，便投波斯館去，在門上坐了一會，方纔那老者走來。此時尚是辰牌時分，老者喜道：「今日來得恰好，我想你說的做人家勾當，若銀子少時，怎濟得事？須把三十萬兩助你，算來三十萬要六千個元寶錠，便數也數得一日，故此要你早些來，便引子春入到西廊下房內，只一搬搬出六千個元寶錠來，交付明白，叮囑道：『老夫一生家計，盡在此了。你若再敗時節，也不必重來見我。』子春拜謝道：『敢問老翁高姓大名？尊府那裡？』老者道：『你待問我怎的？莫非你思量報我麼？』子春道：『承老翁前後共送了四

十三萬這等大恩，還有甚報得？只是狗馬之心，一毫難盡。若老翁要宅子住，小子賣契尚在袖裡，便敢相奉。老者笑道：「我若要你這宅子，我只守了自家的銀子，却不好？」子春道：「我杜子春貧乏了，平時親識沒有一個看顧我的，獨有老翁三次周濟，想我杜子春若無可用之處，怎肯便捨這許多銀子？倘或要用我杜子春，敢不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老者點着頭道：「用便有用，你去處只是尚早，且待你家道成立，三年之後，來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見我便了。」有詩爲證：

四十三萬等閒輕

末路猶然諱姓名

他日雲臺雖有物

不知何事用狂生

却說子春把那三十萬銀子扛回家去果然這一次
頓改初心也不去整備鞍馬也不去製備衣服也不
去辭別親眷悄悄的領了車馬收拾停當徑往揚州
元來有了銀子就是天上打一個霹靂滿京城無有
不知的那親眷們都說道他有了三十萬銀子一般
財主體面況又沾親豈可不去餞別也有說道他沒
了銀子時節我們不曾禮他怎麼有了銀子便去餞
別這個叫做前倨後恭反發他小兒了我們到底願

送者多、不願送者少、少的物、不過多的一齊、攆了酒、
出東都門外、與子春餞行、只見酒到三巡、子春起來、
謝道、多勞列位高親光送、小子信口掙得詞曲兒、回、
敬一杯、休得見笑、你道是什麼曲兒、元來都是叙述、
窮苦無處求人的意思、只教那親眷們聽着、坐又坐、
不住、去又去、不得倒是不來送行也罷了、何苦自討、
這場沒趣曲云、

我生來是富家、從幼的喜奢、財物撒漫、賤如沙、
覷着囊資、漸寡、看看手內光光、乍看看身上、綵綵、
掛、歡、娛、博、得、嘆、和、嗟、枉、教、人、作、話、兒、

待求人難上難說求人最感傷，朱門走道自徬徨。
沒半個錢兒到掌，若沒有城西老者寬洪，豈三卷
相贈多情況，這微舉已喪路途傍，請列位高親主
張。

子春唱罷，拍手大笑，向衆親眷說聲請了，泔泔而去。
心裡想道：我當初沒銀子時節，去訪那親眷們，莫說
請酒，就是一杯茶也沒有。今日見我有了銀子，便都
設酒出門外送我。元來銀子這般不可少的，我怎麼
將來容易蕩費了。一路上好生感嘆，到得揚州，韋氏
只道他止賣得些房價在身，不勾散漫，故此服飾與

焉比前十分敬，豈知子春在那老者跟前立，下個
做人家的誓愿，又被衆親眷們這席酒識破了，世態
改轉了，念頭早把那扶與不扶敗的，一起朋友盡皆
謝絕，影也不許他上門，方纔陸續的將典賣過鹽場
客店、廬州稻田，逐一照了原價取贖回來，果然本錢
大利錢也大，不上兩年依舊發大巨富，又在兩淮南
北直到瓜州地面造起幾所義莊，庄內各有義田，義
學、義冢，不論孤寡老弱，但是要養育的，就給衣食，供
膳，他要講讀的，就請師傅教訓，他要殯殮的，就備棺
柩，埋墓，他莫說千里內外，感被恩德，便是普天下，那

一個不贊道。杜子春這等敗了，還掙起人家錢，做得
家成，又幹了多少好事，豈不是天生的豪傑。元來子
春牢記那老者期約在心，剛到三年，便把家亭一齊
交付與妻子。韋氏說道：我杜子春三人長安，若沒那
老者相助，不知道這副窮骨頭，死在那里。他約我家道
成立，三年之外，可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柏
樹下，與他相見，却有用着我的去處。如今已是三年
時候，須索到華山去走一遭。韋氏答道：你受他這等
大恩，就如重生父母一般，莫說要用着你，便是要用
我時，也說不得了。況你貧窮之日，留我一個在此，尚

能支持如今現有天大事故又不怕少了我吃的又不怕少了我穿的，你只管放心自去便了。當日整治一杯別酒，親出城西餞送子春上路。

竹葉杯中辭少婦

蓮花峰上訪真人

子春別了韋氏，也不帶從人，獨自一個上了牲口徑，往華山路上前去。元來天下名山無如五岳，你道那五岳

中岳嵩山

東岳泰山

北岳恒山

南岳霍山

西岳華山

這五岳都是神仙窟宅，五岳之中惟華山最高，四面

看來都是方的，如刀斧削成一片，故此俗人稱為削成山。到了萃山頂上，別有一條小路，最為艱險，須要攀藤捫葛而行，約莫五十餘里，纔是雲臺峰。子春擡頭一望，早見兩株檜樹，青翠如蓋，中間顯出一座血紅的山門，門上豎着扁額，乃是太上老君之祠。六個老大的金字，此時乃七月十五中元令節，天氣尚熱，況又許多山路，走得子春渾身是汗，連忙拭淨，歛容向前頂禮仙像，只見那老者走將出來，比前大是不同，打扮得似神仙一般，但見

戴一頂玲瓏碧玉星冠，披一領絨錦絳綃羽衣，真

絲綉腰間，雙鞦韆紅雲履，足下踏絳綉，頭下銀鬘，酒香
鬢邊，華髮斑斑，兩袖香風，飄瑞靄，一雙光眼，霞朝

星

那老者遙問道：郎君果能不負前約，遠來相訪乎？子
春上前，躬頭拜了兩拜，躬身答道：我這身子，都是老
翁再生的。既蒙相約，豈敢不來。但不知老翁有何用
長杆子春之處。老者道：若不用你，要你衝來，冒冒來
心怎的。便引着子春，進入老君祠。後這所在，乃是那
老者煉藥去處。子春舉目看時，只見中間一所大堂，
堂中一座藥竈，玉女九人，圍竈而立。青鸞白鹿，守

左右堂下一个大窠有七尺多高，窠口有五尺多，洞滿窠貯着清水。西壁下鋪着一張豹皮，老者教子春靠壁向東盤膝坐下，却去提着一壺酒，一盤食來，你道盤中是甚東西，乃是三個白石子，子春暗暗想道：「這硬石子，怎生好吃？」元來煮熟的，就如芋頭一般，味尤甘美。子春走了許多山路，正在焦渴之際，便把酒食都吃盡了。其時紅日沉西，天色傍晚，那老者分付道：「郎君不遠千里，冒暑而來，所約用你夫處，單在干此，須要安神定氣，坐到天明，但有所見，皆非實境，任他怎生樣，克除怎生樣，皆毒，都只忍着，不可開口分。」

付已畢，自向樂窠前，去過又回頭叮囑道：「郎君切勿不可忘了我的分付，便是一聲也則不得的，牢記牢記。」
午春應允，剛把身子坐定，鼻息調得幾口，早看見一個將軍，長有一丈五六頭，戴鳳翅金盔，身穿黃金鎖甲，帶領着四五千人馬，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擁上堂來，喝問西壁下坐的是誰，怎麼不迴避我，快通名姓。
子春全不答應，激得將軍大怒，喝教人攢箭射來，也有用刀砍背斫的，也有用鎗當心戳的好不利害。子春謹記老者分付，只是忍着，並不做聲。那將軍沒奈何，他引着兵馬也自去了。金甲將軍纔去，又見一條

大蟒蛇長可十餘丈將尾纏住子春以口相向啗相
的吐出兩個舌尖抵入鼻子孔中又見一羣狼虎從
頭上撲下咆哮之聲振動山谷那獠牙就如刀鋸一
般鋒利遍躄咬傷流血滿地又見許多兇神惡鬼都
是銅頭鐵角猙獰可畏跳躍而前子春任他百般踐
弄也只是忍着猛地徑又起一陣怪風刮得天昏地
黑大雨如注堂下水湧起來直浸到胸前轟天的雷
聲當頭打下電火四擊頭髮都燒子春一心記着老
者分付只不做聲漸漸的雷收雨息水也退去子春
暗暗喜道如今天色已霽却再沒有甚麼驚嚇我了

豈知前次那金甲大將軍依舊帶領人馬推上堂來，
指着子春喝道：「你這雲臺山妖民，到底不肯通名姓，
難道我就奈何不得你？」便令軍士疾去揚州，擒他妻
子韋氏到來，說聲未畢，韋氏已到，按在地上，先打三
百殺威棒，打得個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韋氏哀叫道：
「賤妾雖無容德，奉事君子有年，豈無伉儷之情？乞賜
一言，救我性命。」子春暗想：「老者分付，說是隨他所見，
皆非實境，安知不是假的？況我受老者大恩，使真是
妻子如何領得？」並不開言，激得將軍大怒，遂將韋氏
千刀萬剮。韋氏一頭哭，一頭罵，只說「枉做了半世夫

妻忍心至此，我在九泉之下，誓必報冤。子春只做不聽，得一般將軍怒道：「這賊妖術已成，留他何用，便成一併殺了。」只見一個軍士手提大刀，走上前來，向子春頭上一揮，早已身首分爲兩處。你看杜子春剛纔掙得成家，却又死于非命，豈不痛惜可憐。

游魂渺渺歸何處

遺業怱怱付甚人

那子春頭上被斫了一刀，已知身死，早有夜叉在旁領了他魂，竟投十地閻君殿下。都道子春是個雲臺峰上妖民，合該押赴鄧都地獄，遭受百般苦楚。身軀糜爛，元氣被業風一吹，便如舊却，又領子春直

鬼托生在宋州原任單父縣丞叫做王勸家做個女兒從小多災多病針灸湯藥無時間斷漸漸長成容色甚美只是說不出一句說話來是個啞的。同鄉有個進士叫做盧珪因慕他美貌要求爲妻王家推辭啞的不好相許。盧珪道人家取媳婦只要有容有德豈在說話便是啞不强似長舌的却便下了財禮迎取過門。夫妻甚是相得早生下兒子已經兩歲生得眉清目秀紅的是唇白的是齒真個可愛。忽一日盧珪抱着撫弄却問王氏道你看這樣兒子生得好麼。王氏笑兒不答。盧珪怒道我與你結髮三載未嘗肯

出一聲，這是明明鄰棧着我，還說甚恩情，那裡總要
兒子何用倒提着兩隻脚，向石塊上只一撲，可憐掌
上明珠，撲做一團肉醬。子春却忘記了王家啞女兒，
就是他的前身，看見兒子被丈夫活活撲死了，不勝
愛惜，剛叫得一個噫字，豈知藥竈裡迸出一道火光，
連這一所大堂，險些燒了。其時天已將明，那老者忙
忙向前，提着子春的頭髮，將他浸在水缸裡，良久方
纔火息。老者跌腳嘆道：「人有七情，乃是喜怒哀懼愛
惡慾，我看你六情都盡，惟有愛情未除。若再忍得一
刻，我的丹藥已成，和你都昇仙了。今我丹藥還好修。」

煉只是你的凡胎，却幾時脫得。可惜老大世界要尋一個仙才，難得如此。子春懊悔無地，走到堂上看那藥竈時，只見中間貫着手臂，大一根鐵柱，不知仙藥都飛在那裡去了。老者脫了衣服，跳入竈中，把刀在鐵柱上刮得些藥末下來，教子春吃了，遂打發下山。子春伏地謝罪，說道：我杜子春不才，有負老師囑付。如今情願跟着老師出家，只望哀憐弟子，收留在山上罷。老者搖手道：我這所在，如何留得你。可速回去，不必多言。子春道：既然老師不允容，弟子改過自新，三年之後再來效用。老者道：你若修得心盡時，就在

家裡也好成道。若修心不盡，便來隨我，亦有何益。勉之。子春領命，拜別下山。不則一日，已至揚州。韋氏接着問道：那老者要你去有何用處？子春道：不要說起，是我才負了這老翁一片美情。韋氏問其緣故。子春道：他是個得道之人，教我看守丹竈，囑付不許開言。豈知我一時見識不定，失口叫了一個憶字，把他數十年辛勤修命的丹藥都弄走了。他道我再忍得一刻，他的丹藥成就，連我也做了神仙。這不是壞了他的事，連我的事也壞了。以此歸來，重加修省。韋氏道：你爲甚却道這憶字？子春將所見之事細細

說出夫妻不勝嗟嘆自此之後子春把天大家私丟
在腦後、日夕焚香打坐、潑慮凝神、一心想想神仙路
上、但遇孤嫗貧苦之人、便動千動百的捨與他、雖不
比當初敗廢却也漸漸的十不存一、倏忽之間、又是
三年、一日對韋氏說道、如今待要再往雲臺求見那
老者、超脫塵凡、所餘家私、儘看勾你用度、譬如我已
死、不必更想念了、那韋氏也是有根器的、聽見子春
要去、絕無半點留念、只說道、那老者爲何肯捨這許
多銀子送你、明明是看你有神仙之分、故來點化、怎
麼還不省得、明早要與子春餞行、豈知子春這夜、原

下一詩留別韋氏已潛自往雲臺去了詩云

驥與驥敗人皆笑

旋死旋生我自驚

從今撒手離塵網

長嘯一聲歸白雲

你道子春爲何不與韋氏面別只因三年齋戒一片
誠心要從揚州步行到彼恐怕韋氏差撥伴當跟隨
整脩車馬送他故此悄悄地出了門去兩隻腳上都走
起藕子來方纔到得華州地面上了華山逕奔老苔
祠下但見雨株檜樹比前越加葱翠堂中絕無人影
連那葉窻也沒些踪跡子春嘆道一定我杜子春不
該做神仙師父不來點化我了雖然如此我發了這

等一個願心，難道不見師父，就去了不成。今日死也死在這裡，斷然不回去了，便住在祠內，草衣水食，整整過了三年，守那老者不見，只得跪在仙像前叩頭祈告云：

竊惟弟子杜子春，下土愚民，塵凡濁骨，奔逐貨利之場，迷戀聲色之內，蒙本師慨發慈悲，指皈大道。奈弟子未斷愛情，難成正果，遣歸修省，三載如初。再叩丹臺，一誠不二，洗心滌慮，六根清淨，無爲養性修真，萬緣去除，都盡伏願，道接早啓，仙馭速臨，接凡骨於塵埃，開迷踪於覺路。

子春正在神前禱祝，忽然祠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郎君你好至誠也。」子春聽見有人說話，擡起頭來看時，却正是那老者。又驚又喜，向前叩頭道：「師父，想殺我也。」弟子到此盼望三年，怎的再不能一面。老者笑道：「我與你朝夕不離，怎說三年不見？」子春道：「師父既在此間，弟子緣何從不見？」老者道：「你且看座上神像，比我如何？」子春連忙走近老者，看神像之前，定睛細看，果然與老者全無分別。乃知向來所遇，即是太上老君。便伏地請罪，謝道：「弟子肉眼，怎生認得？」只望我師哀憐弟子，早傳大道。老君笑道：「我因怕汝處世日。」

欠塵根不斷，故假攝七種情緣，歷歷試汝，今汝心下已皆清淨，又何言哉。我想漢時淮西王劉安，專好神仙，直感得八公下界，與他修合丹藥，煉成之日，合宅同昇，連那雞兒狗兒，餵了鼎中藥末，也得相隨而去。至今雞鳴天上，犬吠雲間，既是你已做神仙，豈有妻子偏不得道。我有神丹三九，特相授汝，可留其一，持歸與韋氏服之，教他免墜紅塵，早登紫府。子春再拜受了神丹，却又稟道我弟子貧窮時節，投奔長安親眷，都道我是敗子，並無一個慈悲我的。如今弟子與同妻韋氏，再往長安，將城南祖居捨爲太上仙祠，何

中鑄造丈六金身，供奉香火，待衆親眷，衆人隨一
番也好，打破他們這重魔障，不知我師可容許我弟
子否？老君讚道：善哉善哉，汝既有此心，待金像鑄成
之日，吾當顯示神通，挈汝昇天，未爲晚也。正是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人間敗子名

話分兩頭，却說韋氏自子春去後，却也一心修道，屏
去繁華，將所遺家私，盡行布施，只在一個女道士觀
中，投齋度日。滿揚州人見他夫妻雲游的雲游，乞丐
的乞丐，做出這般行徑，都莫知其故。忽一日，子春回
來，遇着韋氏兩個，俱是得道之人，自然不言而驗，便

平氏絕無
一物所以
其後初也

把老君所授神丹付與韋氏服了，只做抄化模樣，徑
赴長安去投見那衆親眷，呈上一個疏薄，說把城南
祖居捨作太上老君神廟，特募黃金十萬兩，鑄造丈
六天身供奉殿上，要勸那衆親眷共結善緣。其時親
眷都笑道：「他兩次得了橫財，盡皆廢敗，這不必說了。
後次又得一大注，做了人家，如何三年之後，白白的
送與人去，只他丈夫也罷了，怎麼韋氏平時既不諫
阻，又把八孫與他用度的，亦皆散捨，豈不夫妻兩個
都是薄福之人，消受不起，致有今日？眼見得這座祖
宅，還值萬數銀子，怎麼又要捨作道院，別來募化黃

十卷五
二卷已
八卷已
八卷已
八卷已

金真鑄仙像，這等痴人，便是募得些些左右，也教人騙去，我們禮他，則甚，盡都閉了大門，推辭不啻閑事。子春夫妻含笑而歸，那親眷們都豈定杜子春夫妻斷然鑄不起金像的，故此不肯上疏，豈知半月之後，子春却又上門，迺進一個請帖，兒寫着道：

子春不自量力，謹捨黃金六千斤，鑄造老君仙像，仰仗衆緣，法相完成，撥于明日奉像升座，特備小

齋，啓請大德，同親勝事，幸勿他辭。

那親眷們看見，無不驚訝，嘆道：「怎麼就出得這許多金子，又怎麼鑄造得這等神速？」這杜子春人前去打聽

只見衆親眷們上，和滿都城士庶人家，都是同日有
一個杜子春親送請帖，也不知杜子春有多少身子，
都道這事有些蹊蹊，到次日沒一個不來到得城南
只見人山人海，填街塞巷，合城男女都來隨喜，早望
見門樓，已都改造過了，造得十分雄壯，上頭寫着榜
楮大金字，是太上行宮四個字，進了門樓，只見殿宇
廊廡，一刻的金碧輝煌，耀睛奪目，儼如天宮一般，再
到殿上看時，真個黃金鑄就的丈六天身，莊嚴無比，
衆親眷看了，無不搖首咋舌道：真個他弄起恁般大
事業，但不知這些金子，是何處來的，又見神座前擺

下一大盤蕪菜，一卮子酒，暗暗想道：這定是他辦的齋了。縱便精潔，無過有一兩器，不消一個人，便一口吃完了。怎麼下個請帖，要遍齋許多人衆，你道好不好？怪只見子春夫婦，但過着一個到金像前，賠禮的，便掉過聲來請他吃些，沒個不吃，沒個不讚道：「甘美。」那親眷們正在驚嘆之際，忽見金像頂上透出一道神光，化做三朵白雲，中間的坐了老君，左邊坐了杜子春，右邊坐了韋氏，從殿上出來，升到空裡，約莫離地十餘丈高，只見子春舉手與人衆作別，說道：「橫眼凡民，只知愛惜錢財，焉知大道。但恐三笑俱至，四大

崩摧積下家私拋下何處可不省哉可不惜哉麈尾
方畢只聽得一片笙簫仙樂响振虛空旌節導前旛
蓋擁後冉冉升天而去滿城士庶無不望空合掌頂
禮有詩爲証

千金散盡貧何惜

一念皈依死不移

慷慨丈夫終得道

白雲飛染上天梯

第三十七

醒世恒言

卷三十七

三十一